

保守你的心



／曉思

從華州搬到達城後，我就日益消瘦，兩眼失神，精神恍惚。不平、憤怒、憂傷和絕望的情緒一陣一陣地襲上心頭。從外表看，無病無傷，可是全身乏力，原來能料理的家務事，現在也做不來。一些有愛心的朋友不時來探望我，甚至遠在華州的美國友人，更在信中道出了她們的慰勉與關心，並懇切的爲我禱告。

「是不是大搬家忙壞了身體？」
「先生蠻體貼，孩子也很乖巧，很幸福，怎麼老給自己过不去？大概在家大閒，胡思亂想吧！」
「床前夫妻床尾和，做妻子的，還是多忍耐點，事情總是會過去的。」

耳際不時響起友人們對我生病的推測。他們能知道多少？有些誤解或斷言，雖像針尖刺痛了我的心，但我連辯解的力氣都沒有。誰也不想見，每天軟綿綿地倦縮在床上。不肯吃不願喝，只想睡、睡、睡，一直睡下去。我恨上帝的 unfair，我恨恨地遠離祂。我雖然在祂的愛裡，但我體會不到祂的溫馨。「籤放在懷裡，定事由耶和華。」

「（箴十六 33）。爲什麼我的籤要比別人差？日子一天天地過去，到了第三個禮拜，我愈變愈衰弱，像個活死人。先生才驚覺事態嚴重，他一直以爲我是偷懶和裝病，氣得直咀咒，惡言惡語，我無奈地淚流滿面，覺得不如死了。「我的神啊！祢在那兒？這是我應得的嗎？我犯了什麼罪？」到了這地步，他突然牽著我的手，跪在床旁，禱告和懺悔，祈求我的病能好起來。同時，馬上帶我去看醫生。醫生看了病情後說：這是嚴重的憂鬱症（DEPRESSION），她所表現的就是典型憂鬱症病人的症狀。輕微者可以藉精神慰藉來療養，而嚴重的必須用藥物治療。這種病在美國，每五個人就有一個，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病。像林肯、費雯麗、莎士比亞、邱吉爾、聖經裡的約伯和以色列王掃羅，都是此病的患者。」

美國醫生又解釋思想、情緒與健康三者之間有極大的關係。情緒不穩可以導致腦中的荷爾蒙化學反應分泌失調而使人致病。

站在一旁的他看看表情呆滯的我，又看看醫生，不安地問：「如果一個人常不被瞭解、尊重

，又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，日積月累，悶在心裏，會有一天受不住就病了？」

醫生默默地點頭。他若有所悟，不再問什麼。離開診所後，他突然像是脫胎換骨，對我無微不至。從前大男人主義的形象不見了，每天繁忙的上下班，還要回家趕著切洗，作晚餐，照顧孩子和我。他的面孔沒變，但表情中帶著深深的關懷和耐心，叫我不再擔心，儘管好好養病。「不是絕症，妳一定會好起來的，這個家缺少不了一個女主人。」

在醫生悉心照顧，先生和家人協助下，我終於從「想死」的境界回復到正常人的生活。誠如哥林多後書所言：「因我甚麼時候軟弱，甚麼時候就剛強了。」是的，每個人都是神手中不同的器皿。以往婚姻的不順遂，是祂要我從中學學習容忍的功課，若不是經過這場病，我們夫婦還真不能體會到「愛」的真諦。更奇妙的是原本自負頑強的他竟因而受洗信了主。誠如經上所記：「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。」「你們要保守你的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爲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」

哈利路亞，感謝讚美主！

機

會

一個機會的流失，或許會在我們的心坎中盪漾著絲絲悔意，卻可能使別人永遠陷於黑暗的

掙扎中。對於這麼的一個錯誤，我又怎能原諒自己呢？

周末回鄉，友人告訴我說晚上有個燒烤會。心想，已有好一段日子沒見一些老同學了，也好

／黃鳳萍

趁這機會和同學們聚一聚。所以，當晚雖然身體稍有不適，也抱病參加這聚會。

當我到達時，已見很多同學出席；一些在外地唸書的同學，也都回來了。看著這一張張熟悉的面孔，心中不勝唏噓那冷酷的歲月，在這些稚臉上，寫上一抹金黃。正如一位友人感慨的說：

「我大了，世面見多了，人也更適於生活於這世界。」是少年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乎？

與一些同學寒暄了一會，我便走向阿祥，一位肝膽相照的好朋友，和他打個招呼。和我一樣，中三畢業後，他也離鄉去外地求學。自畢業後，我一直沒有與他聯絡，這次相逢，心中實有千言萬語，盡不在言中。由於場合過於吵鬧，他使用摩托車帶我離開會場，四處逛逛，也便於深入地聊聊。

一路上，他不斷向我訴說生活上所承受的壓

力——學業方面的、前途方面的、理想方面的。

我細心的聽著，分析著他的煩惱與問題，發現與一般少年人一樣，他也陷於一種無助、恐懼、失望的陷阱中。對於這種心態，我這過來人也曾經歷過，但已經獲得解放；因為我已喝了永不渴的泉水。

我一面聽著他的訴說，心中一面盤算、記憶聖經裡的經文。我心中燃起一把要把福音傳給他的火。當這把火在我心中熊熊的焚燒時，我又陷於另一種矛盾中。我恐懼他的不屑、他的不信；我害怕去承擔那種被拒絕的失望。終於，這恐懼的冷水，撲滅了我心中的火。他要講的話講完了，而我依然沉默。他送我回到會場，他又戴起那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繼續烤他的「熱狗」。而我，在星星之火下，看著這個機會，在撒旦的嘲笑中，悲傷的逝去。

去年初夏，從我家的窗戶眺望，看見公園的草地上，躺著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，令我想到「家」的可貴。

現今的世代，尤其是在繁忙與先進的城市國家，每人都為自己的事務而忙碌，「忙」成為每一個人推搪的好藉口。視家只不過是一間旅館，一個睡覺的地方。

我初信主的時候，本著一顆熱誠的心，在教會事奉，應是無可厚非的。但我忽略了在家庭扮演做女兒的角色與責任。雖然父母沒有說出不滿的話，但從他們的態度，我是感受到的。在一次退修會中，講員分享到她是以家庭為第一時，真如當頭棒喝，使我醒悟以前的不是。從那時起，

回到家裡，我不禁的自責。我責怪自己為什麼要中了撒旦的詭計？耶穌不是說過，要我們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，把祂所吩咐的教訓他們，祂就常與我們同在，直到永遠嗎？我還猶豫什麼？

恐懼什麼呢？耶穌不是說過，若有信心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，你從這邊挪到那邊，他也必挪去嗎？唉，我這小信的人呀，我還疑惑什麼呢？

後來，我還淚流滿面的，在主的面前祈禱謝罪。然而，當我想到阿祥那絕望、悲傷的表情，即使上帝轉眼不看我的罪過，我又怎能原諒自己呢？

我深深的盼望，這個教訓能烙印在我心頭上，成爲一個永不磨滅的教訓，好讓我能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，大膽的去傳揚上帝的信息，就像使徒彼得、保羅一樣。我更希望上帝能打開我的嘴巴，好讓我把這永生的甘泉，與萬民分享。

我開始改變在家裡的態度，盡量抽時間在家中。在一次探訪鄰舍時，她分享一位師母的金至良言。那位師母說：「在返團契之前，一定要洗好碗碟。」這又給我另一個提醒，雖然我不能趕及在團契前洗好碗碟，但我總在星期天，打掃與清潔我們的家。所以媽媽對我去教會的觀感也改變了。

神應許過「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」（徒十六31），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袖手旁觀，坐享其成。如果不在家庭裡做好見證，不盡自己的本份及責任，反而今成爲家人信主的絆腳石！



家

／伍美玉